

小故事 大智慧 (上)



01:別把自己看得太重
約翰留鬍子很多,忽然他準備把鬍子剃掉,可是又有點猶豫:朋友、同事會怎麼想,他們會不會取笑?經過數天的深思熟慮,他終於下決心只留下小鬍子。第二天上班時,他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來應付最糟的狀況。結果出乎意料,沒有人對他的改變有任何評價,大家匆匆忙忙來到辦公室,緊緊張張的做着各自的事情。事實上,一直到中午休息時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個字。最後他忍不住先問別人:“你覺的我這樣子如何?”對方一楞:“什麼樣子?”“你沒注意到我今天有點不一樣嗎?”約翰說。同事這才開始從頭到腳打量他,最後終於有人嚷出:“噢!你留了八字胡。”

著名表演藝術家英若誠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。他出生成長在一個大家庭中,每次吃飯都是幾十口人坐在大餐廳中。有一次他突發奇想,決定跟大家開個玩笑。吃飯前,他把自己藏在飯廳的一個不被人注意的櫃子中,想等大家遍尋不到他的時候再跳出來。

令英若誠尷尬的是,大家絲毫沒有注意到他的缺席。酒足飯飽,大家離去,他這才為焉的走出來吃殘渣剩菜。

自那以後,他就告戒自己:永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,否則會大失所望。不要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,每天對着鏡子琢磨半小時決定用哪種口紅,哪條領帶,你的苦心也許根本沒有人注意。

啓示: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,你也把注意力放在事上吧,不要總惦记別人怎麼看你。

歌德在他的《敘事謠曲》中講了這麼一則小故事:耶穌帶着門徒彼得遠行,路上看到一塊小小的馬蹄鐵,便讓彼得撿起來,但彼得懶得彎腰,假裝沒聽見。

耶穌沒說什麼,自己撿起來馬蹄鐵,路過城鎮時到鐵匠鋪換了三文錢,又用這錢買了18顆櫻桃。

兩人繼續前行,經過全是茫茫的荒野,耶穌知道彼得又渴又餓,就讓藏在袖中的櫻桃掉出一顆,彼得慌忙撿起來吃掉。

耶穌邊走邊丟,彼得也就狼狽不堪地彎了18次腰。耶穌笑了,對彼得說:“如果當初你彎一次腰,就不會在後來沒完沒了地彎腰了。”

啓示:小事懶得幹,將來麻煩不斷。

周五下午,費斯卡在公共浴室脫衣服的時候,突然感覺有些不對勁。

“如果不穿衣服的話,我怎麼能從人堆里辨認出哪一個是自己?”他想不明白了。

他就半裸着坐在木質長凳上,既不去洗澡,也想不起要穿衣服,任由進出澡堂的人帶來的冷風吹着自己。不知道這樣過了多久,在腿有些麻了的時候,他終於想出了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法。

他拿來自己的襪子,扯出了一條長長的紅線,把這條紅線纏在了自己右腳的大拇指上。“沒有人會把這麼長的一條紅線纏在自己的大腳趾上的,”費斯卡自言自語道,“所以我就有了辨認自己的方法,有這個的就是我!”

因為這個完美的主意,費斯卡為自己的聰明才智感到十分自豪。他挺起胸脯,臉上挂着微笑,就這樣帶着他的紅線

我是誰?

走進了浴池。浴池里人很多,水很熱,水蒸氣撲面湧來,費斯卡擠在人群里,喜滋滋地哼着小調,感覺洗澡這件事從未如此令人愉悅過。

水流既然能沖刷出大峽谷,自然也有力量沖走一個傻瓜腳趾上的紅線。說不定這根紅線順着水流繞經了好幾個人的腳丫子,最後它終於纏在了麵包師雅克的大腳趾上。這個大胖子已經在浴池里泡了很久,並沒意識到這根紅線的存在。

洗完澡的費斯卡想要把腳擦乾淨,但是當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右腳時,突然感到一陣眩暈。他想,怪不

得幾分鐘前就覺得有些不對勁了,原來紅線不知道去哪了!他驚慌地四處尋找,最後把目光落在了站在他附近的雅克身上。

“哦,天哪!”費斯卡絕望地沖雅克大叫,“我知道你是誰,但是看在老天的份上,你能告訴我我是誰嗎?”



如何對待不喜歡你的人

這個世界,總有不喜歡你的人,也總有人不喜歡你。這都很正常。

而且,無論你有多好,也無論對方有多好,都苛求彼此不得。因為,好不好是一回事,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。刻意去討人喜歡,折損的,只能是自我的尊嚴。

不要用無數次的折腰,去換得一個漠然的低眉。紆尊降貴換來的,只會是對方愈發地居高臨下和頤指氣使。

沒有平視,就永無對等。也不要再在喜歡不喜歡上,分出好人和壞人來。帶着情緒傾向的眼光,難免會陷入偏狹。咬人的,你不能說它是壞狗。在盯着別人的同時,還要看自己的缺陷和不足。

當然了,極致的喜歡,更像是一個自己與另一個自己在光陰里的隔世重逢。願為對方毫無道理地盛開,會為對方無可救藥地投入,這都是極致的喜歡。這時候,若只說是脾氣、情趣和品性相投或相通,那不過是淺喜。

最深的喜歡,就是愛,就是生命內

里的粘附和吸引,就是靈魂深處的執着相守與深情對望。這是一場詭秘而又盛大的私人化進程。私人化的意思就是,即使無比錯誤,也無限正確。有時候,你的



無數個回眸,未必能看到一個擦肩而過。有時候,你拿出天使的心,並不一定換來天使的禮遇。

如果對方不喜歡,都懶得為你裝一次天使。誰也不需要逢場作戲。儘管,一時的虛情假意,也能撫慰人陶醉人,但總會留下搪塞的痛,敷衍的傷。所以,這個世界最冒險的事,就是跑到不喜歡的

人那里去問為什麼。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了,沒有為什麼。就像一陣風刮過,你要做的是,拍拍身上的灰塵,一轉身沉靜走開。然後,把這個不喜歡自己的人寂然忘掉。

一個人,風塵僕僕地活在這個世界上,要為喜歡自己的人而活着。這才是最好的態度。不要在喜歡你的人那里丟掉了快樂,然後又在喜歡自己的人那里忘記了快樂。勉強不來的事情,不去追逐。你為此而累的時候,或許對方也最累。你停下來了,你放下了,總會發現,天不會塌,世界始終為所有人祥雲繚繞。誰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撲騰着。有的人天生是來愛你的,有的人注定要來給你上課的。

你苦心經營的,是對方不以為意的;你刻骨憎恨的,卻是對方習以為常的。喜歡與不喜歡之間,不是死磕,便是死擰。然而,這就是生活,有貼心的溫暖,也有刺骨的寒冷,不過是想讓你的人生,變得更加豐富,更加完整。

在遼闊的生命里,總會有一朵或幾朵祥雲為你繚繞。與其在你不喜歡或不喜歡你的人那里苦苦掙扎,不如在這幾朵祥雲下面快樂散步。天底下賞心快事不要那么多,只一朵,就足夠足夠。

空巢老人調查:在孤獨中,人的尊嚴也會喪失乾淨(上)

李老今年七十歲,老伴兒六十八歲。

退休前,李老夫婦都是省城電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。良好的家庭環境,在培養子女的問題上,充分體現出了自己的優勢。李老的兩個兒子,曾經是、如今也是他們老兩口的驕傲。夫婦倆的兩個兒子,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學,一個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,一個畢業於清華大學,之後繼續深造,取得了高學歷後,如今都在北京定居。

在世俗意義上,有這樣的兩個兒子,對於任何家庭的長輩來講,此生都應當算是功德圓滿了。而“功德圓滿”,也是李老在接受我採訪時,除了“理性”這個詞以外,最喜歡說出的詞語。

但是在我聽來,這四個字從李老嘴里吐出,卻並不儘是欣慰的情緒,相反,多多少少還有些自我勸慰式的唏噓。

李老的表述,在我訪問到的老人中最有特點,長期的科研思維,使得他的表述極富邏輯性,但又並不顯得刻板機械,反而更有一種可信的抒情力量,已至結束採訪後,我對他笑言:李老您具有詩人的氣質。

李老哈哈大笑,說:科學本來就是有詩意的。

兩個兒子遠居北京,李老夫婦的老年空巢生活,過了將近有十年了。起初,一切都還和諧,充裕的養老金足夠老兩口安度晚年,那段時間,兩位老人還經常出門旅遊,過着逍遙自在的日子。但是,隨著時光的流逝,這對在撫養子女上“功德圓滿”的老人,卻越來越感受到了垂暮生命的重荷。

兩位老人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,尤其到了最近兩年,更是每況愈下。李老患有嚴重的心臟病,老伴兒患有嚴重的高血壓,日常生活中,老兩口是彼此的醫生,一個替另一個量血壓,一個監督另一個按時服藥。老兩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,心里都很清楚,一旦其中的一個倒下了,另一個都沒力氣將對方背出家門,而且,另一個也勢必會跟着累倒。

這種擔憂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證實。

當時李老的心臟病突發,幸虧鄰居幫忙,打電話叫來了120急救車。老伴兒也想跟着急救車一同上醫院,被鄰居好說歹說地勸住。鄰居也是好心,擔心老太太跟到醫院去只會

把自己也急出毛病來。

老伴兒留在了家,可是當天晚上,一個人在家的老太太突然感到天旋地轉。依靠平時掌握的醫療常識,老太太理智地沒有進行多餘的掙扎,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。躺下後老太太就感覺到完全動彈不得了,整個身子已經完全不受自己的支配。她說,那一刻,她認為自己要完了。就這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,直到黎明時分,老太太的病情才漸漸緩和。她始終不敢動,更不敢睡,她怕自己一旦睡着了,就再也醒不過來了。等到第二天,鄰居發現了,也是喊來了120,後腳跟着前腳,把老太太也送進了醫院。

這件事情發生後,李老夫婦的空巢生活正式敲響了警鐘。

我們不是沒有想過去北京和兒子一起生活。以我們倆的收入,即使生活在北京,也不會給孩子們增添太多的負擔。但是北京的情況太特殊了。孩子們除了“北上廣”,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,我和老伴兒的晚年都不會遇到今天這樣大的困難。

兩個孩子目前在北京生活都算穩定,也都買了自己的房子,這樣已經算是“功德圓滿”的事了。但要說寬裕,卻絕對算不上。兩個孩子買的房子,都是一百五十平米左右,合計下來,這兩套房就將近一千萬了。買完房子,他們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一百五十平米上了。因為太不容易,孩子們的心理上,就格外愛惜自己的小家庭、小日子,這種心理,也可以說是自私,但我和老伴兒都能夠理解。按說一百五十平米,除了他們各自的一家三口,也夠住下我和老伴兒了,但孩子們誰都不主動開口請我們去住。

有一年過年,全家人都在,兩個兒媳婦用開玩笑的方式互相說:現在國家人均居住面積的小康標準是三十平米,如果咱們誰家再擠進兩個人去,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線以下了。

也許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,我和老伴兒當時只能相視苦笑。

也許生活在北京,這條“小康線”就是孩子們潛意識中的一個底線,擊穿了,在心理上就是對於他們人生價值的否定。他們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,過着還算體面的“小康”日子,我們不能去擾亂他們的生活,給他們成功的心理抹上一條陰影。而且一個家庭,成員之間需要相對私密些的空間,這個觀念我們老兩口也是有的,讓我們和孩子們擠在一起,我們也會替孩子們感到不便。

還有個辦法,就是我和老伴兒在北京租房住。可是怎麼盤算,這樣都不可行。即便我們住在北京了,兒子就在身邊,可日子一樣是我們老兩口自己過,還是空巢家庭,頂多周末的時候孩子們能過來看一眼。這樣就等於是白白花了一筆冤枉錢。

思前想後,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兒獨守空巢。

對於暮年的生活,我們不是沒有做過設計。可現在看,事情沒有發生之前,我們的想法都太過樂觀了些。當年我們退休的時候,想着自己老了,絕不拖累孩子們,我們老兩口和孩子之間的關係,自從他們考上大學那天起,就已經是“功德圓滿”了,從此,在彼此的義務上,都不做強求。那時我們想,我們在自己的老年,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,可以游山玩水,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,直到老的哪兒也去不了的時候,就找一個小保姆伺候我們。

起初一切都按照我們的計劃進行着。我和老伴兒退休後年年去外地旅遊,在麗江,我們還租了一間民房,連續三年都在那邊過的夏天,自己買菜做飯,就像居家過日子一樣。我們自得其樂,孩子們也很高興,都說自己的父母真是瀟灑。因為彼此無擾,我們老兩口和



孩子們的關係處理得非常融洽。

但是人算不如天算,這樣的日子沒有過上十年,計劃就完全被打亂了。

我們沒有料到,自己的身體垮得會這麼快。年輕的時候做科研,玩命加班的時候太多,身體留下的虧欠很大,這一點,算是個變量,我們沒有計劃進去。

怎麼辦?只有終止雲遊四方的日子了,提前進入請保姆的程序。可是,真的開始請保姆時,我們才發現自己太幼稚了。在我們的思想里,花錢請人為自己服務,就是一個簡單的僱傭關係,只要付得起錢,一切就會水到渠成。誰能想到,如今請保姆難,居然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了。我們最先找了家政公司,伺候兩個老人,對方給出的要價是每月三千元。這個數目雖然也在我們能夠承受的範圍內,但還是讓我們有些小小的驚訝。

在心理上,我們認為價錢是高了點。老伴兒有些想不通,我還給她做了思想工作。我說既然是市場化了,這個定價一定就是市場自我調節出來的,是被供求關係所決定的,通過這個價格,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今老人對保姆的需求有多大,供不應求,所以才導致出了這樣的價格。你看,我們研究所剛剛畢業的研究生,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三千塊錢,可是一個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勝任的保姆崗位,也開出了和一個研究人員同等的薪酬標準,這個價格不能說沒有一些扭曲。但這就是現實,我們處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,購買服務,只能接受如此的定價。

好不容易,老伴兒的思想工作做通了,第一個小保姆被請進了家門。事情就這樣解決了嗎?遠遠沒有。

購買保姆的服務,這種交易方式,遠遠不像我們購買其他商品那麼簡單。購買其他商品,基本上還有個公平原則、誠信原則在里面,但購買家庭養老服務,這裏面的不確定因素就太多了。具體的矛盾我不想復述,總之,這個小保姆為我們提供的服務質量,遠遠和我們的預期不相吻合。我們老兩口也是自認有修養的人,但是的確難以容忍。於是又換了一個,每個月還多給出五百塊錢。但是隨着付出的價格抬高,獲得的服務質量與預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。(未完待續)